

聊齋志異

· 理想藏书系列 ·

（清）蒲松齡 著

叁

時代文藝出版社



聊斋志异

(清) 蒲松龄 著

第三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三卷 目录

卷 十 三

八大王	(383)
罗 祖	(386)
刘 姓	(387)
邵九娘	(389)
巩 仙	(394)
二 商	(397)
沂水秀才	(399)
梅 女	(399)
梁 彦	(403)



卷十四

郭秀才		(404)
阿英		(405)
橘树		(408)
牛成章		(409)
青娥		(410)
镜听		(414)
牛瘠		(415)
金姑夫		(416)
仙人岛		(417)
阎罗薨		(421)
颠道人		(423)
胡四娘		(424)
僧术		(426)
柳生		(427)
冤狱		(429)
农妇		(431)
安期岛		(432)
蛤		(433)
陵县狐		(433)
彭二挣		(434)



卷 十 五

甄 后	(435)
宦 娘	(437)
阿 绣	(439)
小 翠	(443)
金和尚	(447)
役 鬼	(449)
细 柳	(449)
画 马	(452)
局诈(三条)	(453)
钟 生	(456)
医 术	(459)
鸿	(460)
象	(460)
周克昌	(461)
王货郎	(462)
罢 龙	(462)
冯木匠	(463)
某 甲	(464)
衢州三怪	(464)
拆楼人	(465)
大 蝎	(465)



司札吏	(466)
-----------	-------

卷 十 六

嫦娥	(467)
褚生	(472)
霍女	(474)
司文郎	(478)
丑狐	(482)
吕无病	(483)
钱卜巫	(487)
姚安	(489)
崔猛	(490)
喷水鬼	(494)
鹰虎神	(494)
金世成	(495)

卷 十 七

诗谶	(496)
邢子仪	(497)
陆押官	(499)
顾生	(500)



陈锡九	(502)
于去恶	(505)
凤 仙	(509)
佟 客	(512)
爱 奴	(514)
单父宰	(517)
邑 人	(517)
岳 神	(518)
小 梅	(518)
于中丞	(522)
绩 女	(523)
司 训	(525)
黑 鬼	(526)
土化兔	(526)

卷 十 八

张鸿渐	(527)
太 医	(531)
王子安	(532)
刁 姓	(533)
金陵乙	(534)
郭 安	(535)
折 狱	(536)



义犬	(538)
杨大洪	(539)
查牙山洞	(540)
云萝公主	(541)
鸟语	(547)
天宫	(548)
乔女	(550)
刘夫人	(552)
公孙夏	(555)
鬼隶	(557)
果报	(558)

卷十九

真生	(559)
布商	(561)
何仙	(562)
神女	(563)
湘裙	(567)

卷十三

八大王

临洮冯生，传者忘其名字，盖贵介裔而凌夷矣。有渔鳖者，负其债不能偿，得鳖辄献之。一日献巨鳖，额有白点。生以其状异，放之。后自婿家归，至恒河之侧，日已就昏，见一醉者，从二三僮，颠跛而至。遥见生，便问：“何人？”生漫应：“行道者。”醉人怒曰：“宁无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驰驱心急，置不答，竟过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然力解莫能脱。问：“汝何名？”屹然而对曰：“我南都旧令尹也。将何为？”生曰：“世间有此等令尹，辱寞世界矣！幸是旧令尹；假新令尹，将无途人耶！”醉人怒甚，势将用武。生大言：“我冯某非受人挝打者！”醉人闻之，变怒为欢，踉跄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起唤从人，先归治具。生辞之不得。握手行数里，见一小村。既入，则廓舍华好，似贵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询其姓字。曰：“言之勿惊，我洮水八大王。适西山青童招饮，不觉过醉，有犯尊颜，实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词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设筵丰盛，促坐欢饮。大王饮最豪，连举数觥。生恐其复醉，再作萦扰，伪醉求寝。大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毋畏我狂耶？但请勿惧。凡醉人无行，谓隔夜不复



聊斋志异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记忆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仆虽不齿于侪偶，顾未敢以无赖之行，施之长者，何遂见拒如此？”生乃复坐，正容而谏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大王曰：“老夫为令君时，沉湎尤过于今日。自触帝怒，谪归岛屿，力反前辙者，十余年矣。今老将就木，潦倒不能横飞，故态复作，我自不解耳。兹敬闻命矣。”倾谈间，远钟已动。大王起捉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报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愿后，当见还也。”口中吐一小人，仅寸余。因以爪掐生臂，痛若肤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释手已入革里，甲痕尚在，而漫漫坟起，类痰核状。惊问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大王自返。回顾村舍全渺，惟一巨鳖，蠢蠢入水而没。错愕久之。自念所获必鳖宝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宝之处，黄泉下皆可见；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随口而出其名。于寢室中掘得藏镪数百，用度颇充。后有货故宅者，生视其中有藏镪无算，遂以重金购居之。由此与王公埒富。火齐木难之类皆蓄焉。得一镜，背有凤钮，环水云湘妃之图，光射里余，须眉皆可数。佳人一照，则影留其中，磨之不能灭也；若改妆重照，或更一美人，则前影消矣。时肃府第三主绝美，雅慕其名。会主游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舆，照之而归，设置案头。审视之，见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动。喜而藏之。年余，为妻所泄，闻之肃府。王怒收之。追镜去，拟斩。生大赂中贵人。使言于王曰：“王如见赦，天下之至宝，不难致也。不然，有死而已，于王诚无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徙之。三主曰：“彼已窥我，十死亦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许。主闭户不食。妃子大忧，力言于王。王乃释生囚，命中贵以意示生。生辞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宁死不敢承命。王如听臣自赎，倾家可也。”王怒，复逮之。妃召生妻入宫，将鸩之。既见，妻以珊瑚镜台纳妃，词意温恻。妃悦之，使参主。主亦悦之，订为姐妹，转使谕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后论嫡庶也。”妻不听，归修聘币纳王邸，赍送者以千人。珍石宝玉之属，王家亦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释生



归，以主嫔焉。主仍怀镜归。生一夕独寝，梦大王轩然入曰：“所赠之物，当见还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损人寿命。”生诺之，即留宴饮。大王辞曰：“自聆药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啮生臂，痛极而醒。视之，则核块消矣。后此遂如常人。

异史氏曰：“醒则犹人，而醉则犹鳖，此酒人之大都也。顾鳖虽日习于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无礼于长者，鳖不过人远哉？若夫某氏，则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鳖矣。古人有龟鉴，盍以为鳖鉴乎？乃作‘酒人赋’。赋曰：‘有一物焉，陶情适口；饮之则醺醺腾腾，厥名为“酒。”其名最多，为功已久：以宴嘉宾，以速父舅，以促膝而为欢，以合卺而成偶；或以为“钓诗钩”，又以为“扫愁帚”。故曲生频来，则骚客之金兰友；醉乡深处，则愁人之逋逃薮。糟丘之台既成，鸱夷之功不朽。齐臣逐能一石，学士亦称五斗。则酒固以人传，而人或以酒丑。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锺之伯伦，山公之倒其接鬣，彭泽之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侧也，或察其无心；濡首于墨汁之中也，自以为有神。井底卧乘船之士，槽边缚珥玉之臣。甚至效鳖囚而玩世，亦犹非害物而不仁。至如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风定尘短，客旧妓新，履舄交错，兰麝香沉，细批薄抹，低唱浅斟；忽清商兮一奏，则寂若兮无人。雅谑则飞花粲齿，高吟则戛玉敲金。总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梦真。果尔，即一朝一醉，当亦名教之所不嗔。尔乃嘈杂不韵，俚词并进；坐起欢哗，呶呶成阵。涓滴忿争，势将投刃；伸颈攒眉，引杯吸鸩；倾渾碎觥，拂灯灭烬。绿醕葡萄，狼籍不靳；病叶狂花，觴政所禁。如此情怀，不如勿饮。又有酒隔咽喉，间不盈寸；呐呐呢呢，犹讥主吝；坐不言行，饮复不任：酒客无品，于斯为甚。甚有狂药下，客气粗；努石棱，磔鬣须；袒两背，跃双趺。尘蒙蒙兮满面，哇浪浪兮沾裾；口狺狺兮乱吠，发蓬蓬兮若奴。其吁地而呼天也，似李郎之呕其肝肠；其扬手而掷足也，如苏相之裂于牛车。舌底生莲者，不能穷其状；灯前取影者，不能为之图。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难扶。或以父执之良友，无端受



骂于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暝。此名酒凶，不可救拯。惟有一术，可以解酲。厥术维何？只须一梃。繫其手足，与斩豕等。止困其臀，勿伤其顶，捶至百余，豁然顿醒。”

罗祖

罗祖，即墨人也。少贫纵。族中应出一丁戍北边，即以罗往。罗居边数年，生一子。驻防守备雅厚遇之。会守备迁陕西参将，欲携与俱去。罗乃托妻子于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返。适参将欲致书北塞，罗乃自陈，请以便道省妻子。参将从之。罗至家，见妻子无恙，良慰。然床下有男人遗舄，心疑之。既而诣李申谢。李置酒殷勤；妻又道李恩义，罗感激不胜。明日，谓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归，勿伺也。”出门跨马去。匿身近处，更定却归。闻妻与李卧语，大怒，破扉。二人惧，膝行乞死。罗抽刃出，已复韬之，曰：“我始以汝为人也，今若此，杀之污吾刀耳！与汝约：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乡人共闻之于官。官笞李，李以实告。而事无验见，莫可执凭，远近搜罗，则绝匿名迹。官疑其因奸致杀，益械李及妻；逾年，并桎梏以死。乃送其子归即墨。后石匣营有樵人入山，见一道士坐洞中，未尝求食。众以为异，赍粮供之。或有识者，盖即罗也。馈遗满洞，罗终不食，意似厌器，以故来者渐寡。积数年，洞外蓬蒿成材。或潜窥之，则坐处不曾少移。又久之，见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则衣上尘蒙如故。益奇之。更数日而往，则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为之建庙；每三月间，香楮相属于道。其子往，人皆呼以

小罗祖，香税悉归之；今其后人，犹岁一往，收税金焉。沂水刘宗玉，向予言甚详。予笑曰：“今世诸檀越，不求为圣贤，但望成佛祖。请遍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须放下刀子去。”

刘 姓

邑刘姓，虎而冠者也。后去淄居沂，习气不除，乡人咸畏恶之。有田数亩，与苗某连垆。苗勤，田畔多种桃。桃初实，子往攀摘；刘怒驱之，指为已有。子啼而告诸父。父方骇怪，刘已诟骂在门，且言将讼。苗笑慰之。怒不解，忿而去。时有同邑李翠石，作曲商于沂，刘持状入城，适与之遇。以同乡故相熟，问：“作何干？”刘以告。李笑曰：“子声望众所共知；我素识苗某甚平善，何敢占骗。将毋反言之耶？”乃碎其词纸，曳入肆，将与调停。刘恨恨不已，窃肆中笔，复造状，藏怀中，期以必告。未几，苗至，细陈所以，因哀李为之解免。言：“我农人，半世不见官长。但得罢讼，数株桃，何敢执为已有。”李呼刘出，告以退让之意。刘犹指天画地，叱骂不休；苗惟和色卑词，无敢少辨。既罢，逾四五日，见其村中人传刘已死，李为惊叹。翼日他适，见杖而来者俨然刘也。比至，殷殷问讯，且请顾临。李逡巡问曰：“日前忽闻凶讣，一何妄也？”刘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罗浆酒焉。乃言：“前日之传非妄也。曩出门，见二人来，捉见官府。问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门数十年，非怯见官长者，亦不畏怖。从去，至公廨，见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刘某耶？罪恶贯盈，不自忏悔；又以他人之物占为已有。此等横暴，合置铛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阅



聊斋志异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簿，色稍霁。便云：‘暂送他去。’数十人齐声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来？又因何事遣我去？还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条示之。上记：崇祯十三年，用钱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则今日命当绝，宜堕畜生道。’骇极，乃从二人出。二人索贿。怒告曰：‘不知刘某出入公门二十年，专勒人财者，何得向老虎讨肉吃耶！’二人乃不复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啖得一口水。’二人即去，入门遂苏，时气绝已隔日矣。”李闻而异之，因诘其善行颠末。初，崇祯十三年，岁大凶，人相食。刘时在淄，为主捕隶。适见男女哭甚哀，问之。答云：“夫妇聚才年余，今岁荒，不能两全，故悲耳。”少时，在油肆前复见之，似有所争。近诘之。肆主马姓者便云：“伊夫妇饿将死，日向我讨麻酱以为活。今又欲卖妇于我。我家中已买十余口矣。此何紧要？贱则售，否则已耳。如此可笑，生来缠人！”男子因言：“今粟贵如珠，自度非三百数，不足供逃亡之费。本欲两生，若卖妻而不免于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阴鹭行之耳。”刘怜之，便问马出几何。马言：“今日妇口，止直百许耳。”刘请勿短其数，且愿助以半价之资。马执不可。刘少负气，便谓男子：“彼鄙琐不足道，我请如数相赠。若能逃荒，又全夫妇，不更佳耶？”遂发囊与之。夫妻泣拜而去。刘述此事，李大加奖叹。刘自此前行顿改，今七旬犹健。去年，李诣周村，遇刘与人争，众围劝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讼桃树耶？”刘茫然改容，呐呐敛手而退。

异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称素封。然翠石尤醇谨喜为善，未尝以富自豪，抑然诚笃君子也。观其解纷劝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后富者耶，抑先富而后仁者耶？”



邵九娘

柴廷宾，太平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妒。柴百金买妾，金暴遇之，经岁而死。柴忿出独宿，数月不践闺闼。一日，柴初度，金卑词庄礼，为丈夫寿。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设宴内寝招柴。柴辞以醉。金华妆自诣柴所，曰：“妾竭诚终日，君即醉，请一盏而别。”柴乃入，酌酒话言。妻从容曰：“前日误杀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忌，遂无结发情耶？后请纳金钗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烛尽见拔，遂止宿焉。由此敬爱如初。金便呼媒媼来，嘱为物色佳媵；而阴使迁延勿报，已则故督促之。如是年余。柴不能待，遍嘱戚好，为之购致，得林氏之养女。金一见，喜形于色，饮食共之，脂泽花钿，任其所取。然林故燕产，不习女红，绣履之外，须人而成。金曰：“我家素勤俭，非似王侯家买作画图看者。”于是授美锦使学制，若严师诲弟子。初犹诃骂，继以鞭楚。柴痛切于心，不能为地。而金之怜爱林，尤倍于昔，往往自为妆束，匀铅黄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则以铁杖击双弯；发少乱，则批两颊。林不堪其虐，自经死。柴悲惨心目，颇致怨怼。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过？”柴始悟其奸，因复反目，永绝琴瑟之好。阴于别业修房闼，思购丽人而别居之。荏苒半载，未得其人。偶会友人之葬，见二八女郎，光艳溢目，停睇神驰。女怪其狂顾，秋波斜转之。询诸人，知为邵氏。邵贫士，止此女，少聪慧，教之读，过目能了。尤喜读内经及冰鉴书。父爱溺之，有议婚者，辄令自择，而贫富皆少所可，故十七岁犹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图，然心低徊之。



聊斋志异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又冀其家贫，或可利动。谋之数媼，无敢媒者，遂亦灰心，无所复望。忽有贾媼者，以货珠过柴。柴告所愿，赂以重金，曰：“但求一通诚意，其成与否所勿责也。万一可图，千金不惜。”媼利其有，诺之。登门，故与邵妻絮语。睹女，惊赞曰：“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阳院，赵家姐妹何足数得！”又问：“婿家何谁？”邵妻答：“尚未。”媼言：“若个娘子，何愁无王侯作贵客也！”邵妻叹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个读书种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复遴选，十无一当，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须烦怨。凭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茆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诃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难与较计；若在别个，失尺而得丈，宜若可为矣。”邵妻复笑不言。媼抚掌曰：“果尔，则为老身计亦左也。日蒙夫人爱，登堂便促膝赐浆酒；若得千金，出车马，入楼阁，老身再到门，则阖者呵叱及之矣。”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与夫语；移时，唤其女；又移时，三人并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闻为贱媵则就之。但恐为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门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别居之谋。邵益喜，唤女曰：“试同贾姥言之。此汝自主张，勿后悔，致怼父母。”女腆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则养女有济矣。况自顾命薄，若得佳偶，必减寿数，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见柴郎亦福相，子孙必有兴者。”媼大喜，奔告柴。柴喜出非望，即置千金，备舆马，娶女于别业，家人无敢言者。女谓柴曰：“君之计，所谓燕巢于幕，不谋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请不如早归，犹速发而祸小。”柴虑摧残。女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我苟无过，怒何由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人之悍，不可情理动者。”女曰：“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不然，买日为活，何可长也？”柴以为是，终踌躇而不敢决。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苍头控老牝马，一姬携袱从之，竟诣嫡所，伏地自陈。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



可原，又见容饰谦卑，气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锦衣衣之。曰：“彼薄幸人播恶于众，使我横被口语。其实皆男子不义，诸婢无行，有以激之。汝试念背妻而立家室，岂复是人矣？”女曰：“细察渠亦稍悔之，但不肯下气耳。谚云：‘大者不伏小。’以礼论：妻之于夫，犹子之于父，庶之于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词色，则积怨可以尽捐。”妻云：“彼自不来，我何与焉？”即命婢媪为之除舍。心虽不乐，亦暂安之。柴闻女归，惊怛不已，窃意羊入虎群，狼籍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见家中寂然，心始稳贴。女迎门而劝，令诣嫡所。柴有难色。女泣下，柴意少纳。女往见妻曰：“郎适归，有惭无以见夫人，乞夫人往一姗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于妻，犹嫡之于庶。孟光举案，而人不以为谄，何哉？分在则然耳。”妻乃从之。见柴曰：“汝狡兔三窟，何归为？”柴俯不对。女肘之，柴始强颜为笑。妻色稍霁，将返。女推柴从之，又嘱庖人备酌。自是夫妻复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帨。假借，执婢礼甚恭。柴入其室，苦辞之，十余夕始肯一纳。妻亦心贤之；然自愧弗如，积惭成忌。但女奉侍谨，无可蹈瑕；或薄施诃谴，女惟顺受。一夜，夫妻稍有反唇，晓妆犹含盛怒。女捧镜，镜堕，破之。妻益恚，握发裂眦。女惧，长跪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数十。柴不能忍，盛气奔入，曳女出。妻呶呶逐击之。柴怒，夺鞭反扑，面肤绽裂，始退。由此夫妻若仇。柴禁女勿往。女弗听，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槌床怒骂。叱去不听前。日夜切齿，将伺柴出，而后泄忿于女。柴知之。谢绝人世，杜门不通吊庆。妻无如何，唯日挞婢媪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绝好，女亦莫敢当夕，柴于是孤眠。妻闻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偶与柴语，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辄于无人处，疾首怒骂。一夕，轮婢值宿，女嘱柴，禁无往，曰：“婢面有杀机，叵测也。”柴如其言，招之来，诈问：“何作？”婢惊惧无所措辞。柴益疑之，检其衣，得利刃焉。婢无言，唯伏地乞死。柴欲挞之。女止之曰：“恐夫人闻知，此婢必无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

